

大家V微语

明确表示爱情

□晓娟

●在对方没有非常明确地表示感情时会退怯,觉得爱情是两厢情愿,不想勉强对方。显得很被动,忽冷忽热,犹豫不决,极其矛盾。

●在没有完全确定前,决不轻易付出感情,因为怕失去。

●因为无法虚伪,所以甜言蜜语都吝啬给予。因为天真,所以至死之前仍在等待。因为没有勇气,所以眼睁睁放手真爱无能为力。

●最终,注定与爱擦肩而过。

夏日懒人菜

□陆小鹿

日本料理人北大路鲁山人写过一本料理笔记——《日本味道》。他说暑热的夏日持续时间一长,有时候就想吃有些变化的东西。在那样的时候,他会亲自动手做些小菜,来满足自己的食欲。他在书中介绍了四道夏日小味,我记住了其中两道。一道叫做雪虎,将炸豆腐烤一烤,用雪白的萝卜泥浇上去,配上酱油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是白瓜皮,一般人吃瓜会将瓜皮扔掉,这道小菜是变废为宝,把要扔掉的白瓜皮用稻糠味噌腌一下,就变成清脆可口的下酒菜了。

看完之后,颇有些不以为然,心想美食家的夏日小味也不过如此,根本就是懒人菜嘛。再一想,也对,天气那么热,谁还有心思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呢?何况,胃口不佳是夏季通病,做几道简单快捷的清淡之食,既能消暑解热,又不至于大动干戈,一举两得,其实是聪明之举。

我是一个面食控,任何季节都不能少了面。酷暑之际,也要吃面,这个时候,我比较爱吃的是荞麦冷面。把面条置入滚水中烫熟,捞出后用冷水冲洗变凉,沥干,加入调料,再按个人喜好,可自由发挥浇上肉、蛋、菜等不同浇头。汤面会越吃越热,绝不宜在夏季里吃,而冷面口感清爽,又有营养,又是夏日消暑的美味之选。友情提醒,吃荞麦冷面时请牢记鲁山人大师的教诲,不能一筷头一筷头小心翼翼地吃,而应该是一次吃一大口,顺溜滑进喉管,那时的感触才能尝出荞麦面的美味。

黄瓜是我素来喜欢的蔬果,主要是味道好闻,闻起来清新,吃起来清爽。盛夏不想吃大鱼大肉的时候,熬粥,烙几只黄瓜饼,配几道酱菜,高邮咸鸭蛋、榨菜炒肉丝,或是雪菜炒毛豆,就是美味一餐了。黄瓜饼简单易做,难度系数为零。把黄瓜切成丝,放入盐,再打入鸡蛋,搅拌均匀,加入面粉,在平底锅里倒入橄榄油,就可以烙成型了。

有一年大夏天,我去看望朋友,中午她留我在家吃饭。她炒了一锅蛋炒饭,又做了一盘凉拌野菜,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简单?但叫人惊艳的是,她端上来一只西瓜碗。事先将吃光瓜瓢的西瓜皮留着,洗干净,半只瓜皮就成了一只碗。把蛋炒饭盛进西瓜碗,又夹了些凉拌野菜覆盖在饭上,一人抱半只瓜,那一顿清火祛暑的西瓜饭,让我久久难忘。

由此可见,只要稍微动一点心思,盛夏也可以过出诗意来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刘放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6 935970 566666

最后的优势

□韩少功

些逻辑性的、常规性的、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,它的记忆能力和运算速度远非人类所及。但机器的工作需要数据库,而所谓数据库就是数字化的人类经验和实践成果。也就是说,人工智能的工作总体上是一种跟踪性的工作,人类创造什么,它马上就学会了,但它不会走在人类前面。

人工智能的短板是价值观,是千差万别的主体应对千变万化的情况时,所遇到的价值选择。

有一个著名的道德难题,说的是一列火车向前开,发现前面轨道上有三个人,眼看就要被撞死。这时有另外一个选择,扳动火车驶向另一条岔道,那里有一个人。火车司机这时该如何选择?是牺牲一个人,还是撞死三个人?是应该人数优先,还是应该责任优先?这就是一种两难的价值判断,我们人类经常遇到,在人文领域里尤其经常遇到。

美国科技作家凯文·凯利在《失控》里说,人类最后的优势是价值观,这一点对于各种创造性的工作特别重要。

眼下,对于人工智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存在着各种想象,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无数种想象。但是,对于某些所谓专家的夸大其词、危言耸听,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。

城市笔记

站远一点才有机会去感动

□郭韶明

站在15层的落地窗前,看着他和小朋友欢乐地去乘校车。5岁的小姑娘马尾辫甩得很很有节奏,如果她跟着下楼,一定看不到这些。

任谁听来,他们的距离都是恰到好处,没有太远,让彼此觉得生分,也没有太近,让彼此觉得腻烦。

哈金有一个短篇小说《两面夹攻》,说的也是亲人之间的距离。

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身边了,却发现,母亲一直没弄清在这个家的角色。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,让母亲意识到妻子在家里的地位,并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。计谋得逞,儿子却很难过,16年前参加高考,母亲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,手里提着饭盒、汽水和用手帕包着的橘子。他俩各自湿了半个肩膀。“要是他能再对他们无话不说该多好。”

可是,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吗?未必。起码,16年前的儿子,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那么真实,那么值得回味。远离现场,以及与现状的对比,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太一样。

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,看到一封大学时代写给老爸的信。妈妈告诉我,老爸读完信,泪流满面啊。她喜欢数老爸的流泪时刻,既然要数,肯定不多。第一次在另一个

城市,和父母隔着300公里,好像之前18年所有的好感,全都跳了出来。

而现在,当我自嘲“煽情能力还挺强”的时候,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个跷跷板。同住的时候,会针尖对麦芒。隔空对话的时候,却你一言我一语的全是关照。

当然有人不同意。

他们说,亲密无间、有话直说不是家庭沟通的理想状态吗?有什么话不能和最亲近的人说呢,说吧,你的麻烦,你的压力,你的昨天,你的明天。你希望我做些什么,你说说啊,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?可是,过多的语言和过度的交流,没有让他们走得更近,相反,他们会惊讶,我每天都在交流啊,为什么家人还在抱怨: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!

也有一种距离,你觉得很远。

尤其是老一代的知识型父母,他们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制,于是你感觉不到他们的“亲”,或者他们自己也没弄清,如何在清高的身段下展示内心的情感。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,他们的家人,可能一辈子都觉得,这个老太太心里没有爱,而实际上,是本性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,谁也看不到。

你终于认识到,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: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,心理距离却远了;物理距离远了,心理距离又近了。

其实站远一点,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,更是内心的一种独处。身在其中的时候,更多体验到的是一种胶着,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,才能真切体会。

站远一点,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。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,也知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,关键是,有的时候,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的地带。作为观众,看看你生活着的那个现场,重新参与其中的时候,你一定会看到更多从前没看到的,那些瞬间。

她更新了一条微博:原来家里有不少好听的CD,平克弗洛伊德的《迷墙》,窦唯和不一定《九生》……几天后,CD架有一点小小的变化,有几盒是半抽出来的状态。她随手拿一张,听完再拿,很快就发现,这是家里的那个音乐发烧友留的作业,或者说,一种不动声色的干预。

他不说,她也不问,只是放心去听,听完再放回去。当CD架重新齐整的时候,她的作业也就完成了,他继续新的推荐。

他们之间,不再像前些年一样迫不及待地迎合与配合,越来越习惯隔着一人去交流。当然,她也可以故作没发现,或者不接招,那么他就不会再出招。

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距离,但这种距离不是被时间逼出来的,而是自己本能地想要站远一点,好像这样才更有机会去感动。

乎感受到了握笔人那一腔饱满的心气,笔笔已经力透纸背,入木三分,这自然是眼睛不可见的。

书画有书画的半开的美,建筑艺术呢?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徽州民居中的“月沼”,那是徽州最有名的去处。月沼,顾名思义,是一个月亮的水池,只不过它是一个半月形,另一半缺着,若一朵花还没有全开。据说这里的徽州先民,最初是要挖掘出一个满满的月亮形的,但是行走于烟火气中的徽州先民,深悟到一条朴素的哲理:水满会溢,月满会亏,花满会谢。懂得圆满意味着的是一种极致,是一种枯竭的起始,所以就选择了一种半月形,选择了一种半开的状态。他们相信今后的日子,会有一段渐渐圆满的更迭过程,会有一段渐趋幸福的享受。每每看到那半月形的清凌凌的水面,用手轻轻搅动,便有银亮波光荡漾开去,你的生活期待,你的甜美想象,便兀自随波光荡开而去……

而在诗歌里,同样具有半开之美。小时候读王维的《杂诗》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是以一种白描的手法,将异乡游子探问故土的心思浅浅勾画,而作者最后要问的却不是人事,而是物事:窗前寒梅是否开花?诗人真的是问故乡的那一株寒梅是否开放?这里就有了巨大的空缺,如同一朵花,只开一半,有一半巨大的空白,让人有揣摩的无限空间。诗歌的半开之美,便自然而然地铺陈开来。

其实,所有的艺术半开,本质上来源于自然世界的半开。我们生命世界不样蕴含着半开?半开不仅是状态和审美,更是人生追求的境界。

文史杂谈

半开美

□吴垠



因为画幅中存在着不满和空缺,你的神思毅然想象:在小舟的四周,江水一定烟波浩渺着,波浪声一定起伏有韵……其实,在国画中的半开,随处可见,精于山水的国画师们,在画幅中,只用水墨染山、树,常常留出一大片的空白,让你不由自主地去想象那空白处的云事,以及云事中隐藏着的多彩的物事……在方寸之地里,有着天地一样壮阔无边的想象。

而在书法中,尤其是行书和草书里,最有韵味的地方往往不在浓墨处,恰恰就在那些枯笔运作的地方,它呈现给你的墨色虽然不多,如同一朵半开花,呈现给你的是视觉上的不完整。然而在视觉之外,你的神思最为匆忙,你似乎看到了握笔人手腕运作的力气,似

古书上说,花看半开。

花看半开?这是《菜根谭》里的话,说:“此中大有佳趣。”

我真正体味到花半开的佳趣,那是在夏日里在荷塘看荷。晨风里,团团的墨绿色荷叶微微晃动,就在荷叶背后,一朵半开的荷花,忽而就露出了侧影,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情,羞涩不已。花瓣儿正处于一种半聚拢状态,如微微轻启的唇,欲说无语,而那仅有一枚花瓣,如兰花指一样屈伸出来。风一吹,一惊一颤,你的心尖儿,也跟着一惊一颤。

这时候,你闭上眼,满脑都是荷花如何一纤丝一纤丝地绽放的情态,于是你的心思,疏忽远去了……

当然,如同荷花一样半开的,还有天空中那弯上弦月,似乎被谁狠心地咬去了一块,半开着,不圆满着。但是你并不伤感和忧心,因为你知道,有这空缺的空间存在,如同半开的花,还有花开到圆满的大段大段的时日。随着日子一瓣一瓣地绽放,那弯新月的空缺处将渐渐趋近圆满,你的心里也就不断地趋近圆满。这种逐渐趋近圆满的丰满心绪,必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渲染的。那时,你在想象中,你在渴望里,便有最美的享受。

这是自然世界里的半开,其实在艺术世界里,同样有着许多半开。

最不可绕过的半开话题,是国画里的半开,那画里常常存在着一种着墨上的不满,存在着着墨上的一种空缺。极具代表性的有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,在画幅里,马远画了一叶扁舟,在小舟上面有一位老者,凝神聚气地俯身垂钓,在小舟旁,只有几笔淡墨轻轻勾出的些许水纹,而在小舟四周,却是一片空缺。正